

輕聲細訴

楊爭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

轻声细诉

杨 争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轻声细诉 / 杨争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073 - 3587 - 3

I. ①轻… II. ①杨… III. ①杨思禄 - 传记

IV. ①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0264 号

轻声细诉

作 者/杨 争

责任编辑/张文和

装帧设计/北京阳光图文设计中心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网 址/www.zywxpress.com

销售热线/63097018 66183303 66513569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阳光图文设计中心

印 刷/北京新魏印刷厂

787 × 1092mm 16 开 25.5 印张 340 千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 978 - 7 - 5073 - 3587 - 3 定价: 49.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杨思禄(1917年—)

1930年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参加红军少共国际师，任四十五团战士，参加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松坎部队改编，任一军团二师五团三营战士。到陕北后任二师师部警卫员、警卫班长。

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警卫连排长、代连长。平型关战役后到延安抗大一大队四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华北第十三军分区第十二团一营任副营长、教导员、二营营长、冀东军分区独立营营长、冀热辽军区特务团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十一团团团长。扩编为二十五旅后，任副旅长。后任冀东军区第十二军分区副司令、华北军区教导第三师师长、第二野战军直属教导第二师师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航空学校参谋长、副校长。1951年学飞行，后任空军第十九师师长、第十一航空学校校长、空六军副军长、空三军军长、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福州军区空军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顾问。

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序

刘世刚

认识杨争（笔名晓五）应该是20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她在部队医院当医生，我在部队基层带职。我们都是用闲暇时间写小说。巧得很，那时候她的第一部小说也是写父亲的，书名为《女儿》。不过那是一部虚构的小说，与眼下这部《轻声细诉》有着本质意义上的完全不同。然而不管是在虚构和梦幻、理想和现实之间，父亲的形象在杨争的心中自始至终都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也许和她的出生背景有关。有一点我非常认同，我们都是部队院子里长大的孩子。生在部队长在部队，学校毕业后又在部队工作。军人、战争、父亲，这些充满阳刚之气的词语，在我们的心中仿佛与别人相比，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解读。

不过杨争是女人、是女儿。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温婉，让我们不仅从书中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了她英勇倔强的父亲，也更让我们体会到她与父亲之间浓浓的父女之情。我们从她轻声细诉中，便真切地感悟到了我们的父辈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历史的风霜刀剑，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克服种种艰难困苦，打败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解放了全中国。也看到了一个红小鬼是怎样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从不懂军事到懂军事，从不会飞行到学会飞行，最终成为我军空军的高级将领，这一真实的转变历程。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父辈在那个年代所共同拥有的一种精神财富。我比较喜欢杨争的作品。她的创作大多是以军队题材，以中国

现代军人、尤其是女兵为背景而展开的。据我所知在我们部队几乎凡是有女兵的地方，杨争敏锐的笔触无一不涉猎到。在写了那么多的女兵之后，我觉得在这本书里，杨争似乎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或者说是角色的换位。因为杨争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女儿和父亲之间的情感交流，更是一个共和国现代女兵、小兵和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老红军的对话，或者说是战士和将军的对话。

也许，对话是沉重的，因为人物本身的历史就非常残酷。可我们在追问另一种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时，不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追问和反思吗？！

引子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么一天，端端正正的坐在桌前，正儿八经的认认真真的写父亲。写我心目中的父亲，确切的说是我所知道的父亲。所谓“知道”或者“不知道”，我以为这是在每一个家庭中，必定存在的事实。未必因他是你直系的亲属，你就一定了解他。未必他不是你的亲人，你就一定对他陌生。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了解程度，绝不是以你的血缘亲疏所决定的。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尴尬，即你心目中的父亲和你现实中的父亲，完全会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甚至是两种不同个性的人。这还不能用代沟一词来限定。因为在很多的时间里，在很长的岁月中，你对和你天天一起生活的人，很可能一无所知。不管他或她是你的父母，或是你的儿女，甚或你的爱人……在很多家庭中，爱也并不完全就是理解的代名词。也就是说你爱的并不意味着是你理解的。你理解的也未必就是你所爱的。但是唯有理解你所爱的，才是一条能够通往彼此心灵桥梁的最愉悦最直接的途径。

说实话，我自己对父亲的理解，在写书以前，一直就是时远时近，时清晰，时模糊……如果说以前这种距离感不是刻意追求的，那么在写书的今天，我觉得自己反倒很刻意地在追求一种距离感了。并不是因为距离产生美，而是距离会让我对父亲的认识更真实更透彻。

比如小时候我常听别人夸我父亲，说他这个人没有一点儿架子，为人和蔼可亲。我就不这么认为。小时候也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怕你父亲还是怕你妈呀？”回答肯定是“怕父亲。”因为父亲还在工作的时候，能呆在家里的时间并不多。一年到头，我们能有多少



←父亲近90高龄时回江西于都老家，应邀给长征纪念馆题词。

节假日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真是屈指可数。父亲有太多的时间是在下部队、太多的时候是在外出开会。也正因为和父亲整年整月整日的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再加上父亲就是在家的時候，也并不多话。相反“熊”你两句，倒是家常便饭。所以从小时候起就一直很“怕”父亲，这是很正常的事。

记得自己在十几岁时，就曾趁父亲心情好时，忍不住问过父亲。我说：“爸爸，你在别人面前笑容可掬，在家里对我们为什么不能也是一副很谦和的样子呢？”

父亲笑说，我要是总那样，还不得累死！

有一次一个非常偶然的機會，我去采访同院的一位长者，杨斯德老将军。因为他和父亲在姓名的口音上极为接近。很多人都以为他和父亲是兄弟。曾有一位老太得知总政西直门院内竟有杨思禄、杨斯德两位将军时，就感叹道：你说这个母亲多会生，一下子能生出两个将军。

我们听后真是笑得岔气！那次会面虽没见到父亲的“弟弟”，却意外听到其夫人夏南大姐对我父亲的深度点评。老大姐几乎忘了我的主题，一路直奔关于我父亲的再认识，言谈话语中几乎全是对我父亲的发自内心的敬仰与赞叹。印象最深的是那句话：你看你父亲是不是整天气色红润，气度安祥的样子？

嗯，应该是的。

你记住，相由心生！只有内心一点杂念也没有的人，才会在晚年的容貌中透出这种祥和宁静的光彩。

是吗？

绝对是。你看看你父亲对你妈妈多好？咱们院子里，有几个老头能这样对待老伴的？你父亲 90 多岁了，居然在院子里遛弯时，还给你妈推轮椅！

是的，我爸对我妈确实非常之好。在他们的晚年，谁也想不到九十多岁的爸爸时刻会去照顾 80 多岁的妈妈！

但是我的父亲并不是文人雅士。

父亲自言是个大老粗！

你说错了，你父亲一点都不粗，不但不粗，还纤细得很呢！

噢？这一点我真的没有看出来。

那说明你对你父亲了解得还太不够！

天！这就是我与夏南大姐的一次深刻难忘对话！

会铭记在心，一定会的！

父亲毕竟已是 95 岁高龄了，依旧思维敏捷，依旧精神矍铄，难道这一切真的和内心深处的极为深厚的学养有关吗？

几十年的岁月沉浮，我发现自己对父亲多少有了些许理解。其实父亲在工作时，压力一直很大。父亲和所有人一样，也把家当作自己最放松的场所。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更能阐释父亲在人面前的谦和。父亲从小没上过学，肚子里没多少墨水，说话从来不会说东指西，拐弯抹角，讳莫如深，让感到你深不可测。没有掩饰，没有虚假，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少了许多屏障，当然感觉上要亲和很多了。

成人以后，也不知是哪一天，我蓦然发现，在思想的交流上，我和父亲在某种程度则更容易沟通。也就是说，有些事反而能谈得更深。父亲是一个很坦荡的人。那种坦诚越在他的晚年，越像一泓清水般明澈。你问他什么，他都会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晚年的父亲非常爱读书，但最爱的还是读现代史书，尤其是喜欢看人物传记。很多当年一起打过仗，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老同志，他们发表或出版了自己的回忆文章和书籍后，父亲都会一一细读。读后又常睡不着觉。毕竟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事件、甚至同一场战斗的亲历者。有时候遇到记者或媒体采访，父亲会滔滔不绝讲述自己战争年代的往事，让坐在一边的我倍感诧异。因为父亲从来就不是多话的人。也许晚年的父亲真是从里到外的把自己彻底的放松了。

我们家一共有5个孩子。姐姐都是很小就离家当兵了。我离家最晚。但5个孩子，可能也只有我有幸地收到过父亲的两封亲笔信。那时候我在军医学校上学，父亲则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比起在职在位时的繁忙工作，父亲似乎有了更多的闲暇，自然而然就大笔一挥，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间隙中给我写了两封信。我把这两封信一直细心地收藏着。就是现在偶尔拿出细读，也甚感亲切。虽然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并不具有让人炫目的传奇色彩。也没有什么更复杂曲折的人生经历。无论在家人或外人的眼光里，父亲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所谓普通，就是人所具有的父亲都具有。无论是家庭出身，还是个人天赋，父亲都没有比常人更出类拔萃的地方。但正是这样的父亲，越到晚年越多的人对他采访报导不断。甚至有人找我，愿意将父亲的许多事拍成电影。

何以呢？！

小时候有几件事，让人印象颇深。比如父亲在饭桌前，最不喜欢我们吃饭挑食。一粒花生米掉在地上，父亲也要让你满地去找，直到看你把它找到放进嘴里，父亲的目光才肯放过你。餐桌上剩饭在父亲的眼中则更是不允许的事。再难以下咽的食物，只要你把它

不慎放进了你的碗里，那么你除了把它吃完以外，真是别无选择。

有一次我和父亲在西安后院的小食堂吃饭。进餐的人都走了，偌大的食堂就剩下父亲和我。父亲让我把剩下的菜汤全倒进米饭里，搅和着吃下。可那菜汤辣得我眼泪直流，一口也咽不下去。我记得自己可怜巴巴的，涕泪横流的望着站在一边来回踱步的父亲，盼望他就说一句话：实在吃不下，就算了……没有！非但没有算了的含义，父亲对你焦灼而又严厉的目光让我至今回想起来，还心怀恐惧。

仔细想想，这一辈子我还真没听到父亲说过在食物中有他最不喜欢吃的东西。有父亲最爱吃的，如辣淑啊甲鱼啊，等等。但父亲最不爱吃的，我相信连整天给父亲做饭的炊事员，也绝对的不知道。

人世间真有父亲不爱吃不想吃而且最怕吃的东西吗？我二姐听后立马说她最知父亲有一样东西，甭管你怎么做，蒸、炸、煮、炒，父亲都不爱吃。你猜是什么，竟是我们百吃不腻的地瓜！

是吗？我几乎不敢相信。

妈倒是见怪不怪。说，那东西你父亲小时候吃的太多，吃伤了。

的确父亲什么都能吃，对任何食物从不挑三拣四。父亲一生都有一口让人羡慕的好牙。90多岁了，一颗牙也没掉，一颗牙也没坏。父亲吃什么都特别的香。坐在桌边看父亲吃饭，没有食欲也会勾出食欲。

30岁以前，父亲对食物经常处于一种饥渴的状态。三、四天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那是常事。食不果腹，饥寒交迫，怎么形容也一点不过份。

也许正因为年轻时候，那种长时间的饥饿，把父亲饿怕了！所以让父亲对食物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父亲说，红军长征过草地时，他两次负伤掉队，要不是身上那一点点没吃完的干粮，他无论如何是爬不起来的……

父亲说，在冀东抗战的日子里，他们常常几天几夜都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食物。有一天晚上临时住宿在一个老乡家里，老乡家一贫如洗。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于是侦察员四处寻找，总算捧回一碗



←关于父亲每一个人心心中都会有自己最爱的形象，或威严或慈爱，更或德高望重。我却喜欢父亲这一般人一样，目光冷峻且凝重。

小米粥。父亲说，他端起那盛粥的大碗，一气儿就喝个精光。真好喝啊！那香甜的滋味，父亲一辈子都记得。可第二天早上，父亲说他再一看那碗，傻了。只见那碗的四周长满了厚厚的白毛……

所以父亲对浪费粮食者，嫉恶如仇。以至现在每年春节，父亲都会望着家里那一只只满满的米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宁静和喜悦。

父亲这种心态更像是农民对粮食本能的追求和满足。但不知为什么，成年之后的我，却对父亲这种近似于孩子般的纯真，有了一种深深的理解和尊重。

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对食物的偏爱外，父亲对水也一往情深。这一点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像父亲这样一个在乡下长大，在战争中成长的人，却非常的爱干净。甚至在某些方面说有洁癖都不为过。父亲每天早晚按时刷牙洗漱，这都不必说了。最值得一提的是父亲每晚的热水泡脚。那才真叫做几十年如一日。小时候我就爱看父亲晚上泡脚。父亲临睡前一定要用一盆滚烫的水泡脚。有时父亲被烫

的龇牙咧嘴，父亲也不怕。反而越是这样，才越觉得够劲。我后来分析这可能和年轻时老行军打仗有关。每天都要走五、六十里路，晚上不泡脚，怎么行？！据说红军战士每住宿一处，领导规定睡前必先泡脚。由此以来许多老红军都在长年累月的这般生活中养成了每晚必用热水泡脚的习惯。我父亲更是如此。而且对他而言，水越烫越舒服。但父亲除了爱洗脚，还更爱洗澡。我们家搬北京前，没有条件天天游泳。父亲隔三差五的就得在家用热水洗澡。那个时候在南方洗一次澡，并不容易。每次事先，我们都得专门烧好多的水。而每一次洗澡，父亲都要用掉好多的水。妈说，你父亲一见水，那叫一个亲啊，高兴啊。每一次哪叫洗澡啊，简直就是玩水。父亲洗完一次澡，整个卫生间就和被水淹过了一样。盆里盆外，上上下下全是水。除了洗澡外，父亲对洁具也很挑剔和讲究。很早很早以前我就看见父亲在用一個外表普通实则非常精美的肥皂盒。我记忆中那个一个象牙色的肥皂盒，盒盖上面有一个散乱着一头长发的印度女人半坐着。因为那个印度制造的肥皂盒质量非常好，父亲一用就是几十年。以至于每次陪他下部队的秘书和警卫员都对那个漂亮的肥皂盒有着过目不忘的印象。批林批孔时，有人还专门为了这个美丽的肥皂盒，给父亲多贴了一张大字报，多加了一条罪名，说父亲是资产阶级思想。可惜这个肥皂盒还是让父亲在外面洗澡时给弄丢了。

也许是与水和洁净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父亲一生酷爱游泳。而且退休北京后一游便直到88岁，只是在医生的强烈制止下，才再不下水。我不知道父亲的游泳是在哪学的。可父亲在晚年，一天当中什么都可以少，唯独游泳不能少。在别人的眼里，父亲那种游泳，真是枯燥无比。与其说是蛙泳，不如说是“狗刨式”。父亲喜欢一个随从人员也不带，自己在水中，慢慢地，一圈一圈的游到他每天定给自己心目中那个数字。我不知道那个数字是一千米还是八百米。但我知道父亲在水中，品味到的绝对是旁人所无法感悟的孤独和快乐。

的确世人皆有父母。有伟大的父亲，就会有平凡的父亲。可伟大和平凡的尺度又是什么呢？有时我也会在暗地里，用另一种目光审视父亲。全无辈份，像普通人对普通人。以为那样会客观而公正。我错了。因为即使这样，也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

父亲就是父亲！

不管你的父亲是一个伟人，或者是一个农民，是一个将军，或者只是一个兵士。对于儿女来说，世界上一定是只有两种类型的父亲，要么是好父亲，要么是坏父亲。却没有伟大的或者是平凡的……

我想起小时候在幼儿园。男孩子们在一起，最爱比谁的父亲官大。你父亲是师长，我父亲是军长。你父亲是开车的，我父亲是坐车的。等级观念从小有之。孩提时代对父亲的崇拜更多的是一种敬畏。可敬畏感是无法长久的。随着生命的年轮越加深刻而成熟，对父亲的敬畏则渐渐的演变成一种内心深处的一份沉甸甸的敬重。相信这是所有的儿女必有的心路历程。

家里有本老相册。又大又重。小时候的我们，就是用双手去捧，也是绝对捧不起来的。但那却是我们5个孩子心中最爱，也是我们家中最贵重的感情收藏。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记得它那黄褐色的皮革面，里面黑色厚重的插页纸，所有的相片都是用纤巧的相角粘贴上去的。显得格外精致。记忆最深的还是翻开相册的首页，里面赫然贴着父亲身穿少将军服的大照片。眼睛不是很大，目光却率直坦诚。45岁的父亲，整张脸所透出的那种果敢和自信，让人感触尤深！仔细想想那种自信和果敢，并不仅仅是属于父亲的年轻气盛，而是那个时代那一种人所特别独有的特殊气质！这种气质最让人缺憾的是它永远不能模仿永远不能制造亦永远不能遗传。

随后的几页里，依旧是父亲单人的几张大照片，有红军时期的，也有抗日战争时期的，也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我知道在中国许多军人的家庭中，父辈的这些老相片，与其说是一种历史，一种记忆，更不如说是家庭里的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

可是爸爸，你知道吗，你那些身穿军装，英姿勃发的相片，在



→1951年，正在学习飞行的父亲。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校，却在33岁时学会飞行，并任空军第十一航校校长。由此父亲成为为数不多的老红军中能飞超音速战斗机的中国空军飞行员。

我们几个孩子的心灵深处，拥有无以替代的想像力和巨大的震慑力！这种间接的影响使我们幼小的心灵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被你的威仪与英武所添满。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种影响早已在潜移默化里，或浓或淡或深或浅的、别无选择的，化成为我们5个孩子血肉中一生无法剥离的一部分。

可即使这样，我依然不愿意父亲在我心中仅仅是敬重。一个女儿对父亲最本能的情愫。我宁愿自己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父亲，也许是曾和他一生浴血奋战共处一个战壕的战友，也许是看着父亲长大成人，从一个红军伢子到会飞行的空军高级将领这一漫长转变过程的老领导，也许是同父亲倾心一笑，便能心领神会的老同事老朋友，抑或是从没瞧得起父亲的敌手……

不管是谁，从哪一种角度，我都渴望对父亲有一种更深刻、更全面、更客观的理解。

就像是一个平常人对一个平常人。

我和父亲是两个时代的人。我和父亲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时代的差异、时间上的差异，甚至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决然不同。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孩子，一个吃了上顿就没下顿的穷孩子。我不能想像一个人的童年如果没有歌声也没有游戏，会是怎样的黑暗和让人绝望。但在父亲的孩提时代，这些本应属于童年的内容，他全都没有。

父亲说，他小时候每天早上一睁眼，妈妈就不在了。哥几个就跑到村头上去眼巴巴的盼妈妈回来。因为妈回来时一定会带点东西给他们几个兄弟吃的。江西和福建好像都以生产地瓜为主。生地瓜、熟地瓜、地瓜干、地瓜渣、哪怕只是地瓜叶！父亲说他一样没少，统统的全吃过。只是妈妈每天一般都要到傍晚才回来。但回来时带给孩子们最多的还是一些地瓜渣。奶奶就着一口大锅，给孩子们熬巴熬巴就吃了。这东西肯定难吃得要命。但对父亲而言，甭管怎样，一天下来总算是能填饱肚子啦！难怪父亲个子不高不壮，一定是小时候的营养欠佳！难怪父亲最怕吃地瓜！小时候的父亲，肚子里添满了地瓜渣这种草本植物。

不过奶奶更瘦小，在我的眼里一如长不大的小女孩儿。60年代自然灾害时，父亲曾把奶奶接到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可那时我小，才3岁吧，所以一点印象也没有。但那个老相册上却有一张放大的我们全家和奶奶的合影。又瘦又小的奶奶把一只好粗糙的，好像就只剩下了骨头的手平和的压在我的手上……

记得“文化大革命”时，家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银饰，估计是民国时代的遗物。我和姐姐经常拿在手里把玩。妈说那是奶奶有意留下的。可惜后来因为父亲的工作几次调动，我们数次搬家而遗失了。现在想来真是不胜惋惜。好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又和父母亲回江西老家去过一次，总算弥补了我在人生的记忆中对奶奶形象的记忆缺憾。那次时间很短，但对奶奶的印象却异乎寻常的好。

记得我和姐姐比之父母亲先一步跨进老家的大门时，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忙不迭地从屋里出来为我们递上了一杯水。我和姐姐争先恐后的对她连声的亲热地喊“奶奶”。

只听当时在父亲身边工作的周秘书见状诧异道：“这哪是你们的奶奶？”

周秘书一边说着，一边指着门外：“她才是你们的奶奶呢！”

我和姐姐一惊，好不尴尬。果然顺着他的手指，我们看见门外步履蹒跚地走进一个扶着木凳的老太太，只见她个子好小好小，走得好慢好慢。就她的身材和个头，比十岁大的孩子也高不了多少。她笑笑的朝我和姐姐拖着木凳缓缓走来，那目光却云一般的柔和和舒展。我们不由得一愣，但顷刻间我和姐姐便觉得她，也只有她才会是我们真正的奶奶！因为她是那样慈爱和温暖的望着我们，全无半点的矫情和造作。而我们就这么站着，从头到脚流溢着奶奶柔和的目光，仿佛一瞬间我们会在那遍布全身的暖意的目光中，渐渐地溶化了似的……那瞬间的自然而就产生的亲近感、骨肉感，真是太强烈了。仿佛冥冥之中有声音在说，你们就是杨家的后代，你们的细胞里有来自杨家的遗传，杨家独有的基因密码组合！即使你们没能和奶奶一起生活过，即使你们好像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你们的血液里天生就有农民的成份，天生就有江西红土地的精髓，更有属于这个小小的女人身上的一切的一切……

真的吗？！我想我这辈子也不会忘了这个慈爱的老婆婆。一个单薄瘦弱的小女孩儿——这才是记忆中最真实最完整的奶奶啊。

奶奶一生共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她毫无保留地把三个儿子全部献给了中国工农红军。父亲是最小的儿子，幸存者之一，也是奶奶心中最大的骄傲！

在老家奶奶住过的阁楼上有一样东西让人印象很深，就是在那个农村老屋里，唯一醒目的是墙上父亲的一张穿着老式飞行服的大照片，像框上纤尘不染。我知道父亲在1933年参加红军后，能第一次回家与奶奶相见，也是17年之后的事了。这一定是他们母子之间